



中国历代才女传记丛书

姚玉光 / 著

黄花怜瘦影



李

清

照

传

薄雾浓云愁永昼，

瑞脑消金兽。

佳节又重阳，

玉枕纱橱，

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

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消魂，

帘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中国历代才女传记丛书

黄花怜瘦影

姚玉光 / 著

李

清

照

传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黄花怜瘦影：李清照传/姚玉光著. —石家庄：花山
文艺出版社，2000
(中国历代才女传记丛书)
ISBN 7-80611-967-1

I. 黄… II. 姚… III. 李清照 - 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5133 号

中国历代才女传记丛书

黄花怜瘦影

——李清照 传

姚玉光 著

责任编辑：刘红哲

装帧设计：李文侠

美术编辑：李文侠

责任校对：齐欣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邮政编码：050071

网址：<http://www.hspul.com>

E-mail：hswycbs@public.sj.he.cn

Tel: 0311-7042501 转

印 刷：石家庄北方印刷厂(石岗大街柏林路 7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 × 1168 毫米 1/32 9.75 印张 243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16.50 元

ISBN7-80611-967-1/I·866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情怀 ·····	(1)
第一节 婉言拒肥差·····	(1)
第二节 灿烂的一笑·····	(6)
第三节 碑石透出的信息·····	(8)
第四节 童年情怀·····	(13)
第五节 迷离的外公·····	(16)
第六节 溪亭之游·····	(20)
第二章 少女情思 ·····	(24)
第一节 初迁京华·····	(24)
第二节 闹市雅居·····	(28)
第三节 御街上的喝彩·····	(31)
第四节 教诲永志·····	(36)
第五节 并非浴佛·····	(40)
第三章 庭院深深 ·····	(48)
第一节 名振汴京·····	(48)
第二节 诗名又鹊起·····	(51)
第三节 词女之夫·····	(61)

第四节	长夜论婚·····	(66)
第五节	待字闺中·····	(73)
第四章	结缡之初·····	(78)
第一节	自是人生第一流·····	(78)
第二节	葛天氏之乐·····	(84)
第五章	祸从天降·····	(90)
第一节	风云突变·····	(90)
第二节	慈父被贬·····	(94)
第三节	虹桥痛别·····	(99)
第四节	初见隐情·····	(101)
第五节	岂是闲愁·····	(105)
第六节	千载疑诗·····	(110)
第六章	雪上加霜·····	(114)
第一节	又见曙色·····	(114)
第二节	晓梦未醒·····	(118)
第三节	“待理会”·····	(127)
第四节	铁窗炼狱·····	(134)
第七章	青州十年·····	(138)
第一节	归去来兮·····	(138)
第二节	斗茶猜书·····	(143)
第三节	别是一家·····	(149)
第八章	连守两郡·····	(155)
第一节	品味离愁·····	(155)
第二节	随任莱州·····	(164)
第三节	隆然大家·····	(169)
第九章	人生转折·····	(174)
第一节	东京狼烟·····	(174)

第二节	护宝南渡·····	(178)
第三节	呼唤英雄·····	(186)
第四节	沉重的叹息·····	(196)
第五节	泣血建康·····	(203)
第十章	流寓生涯·····	(212)
第一节	人去物又亡·····	(212)
第二节	千里追献·····	(216)
第三节	千古疑案·····	(224)
第四节	拳拳故园情·····	(238)
第五节	痛苦的终结·····	(244)
第六节	避乱金华·····	(255)
第七节	载不动 许多愁·····	(264)
第十一章	萧条晚景·····	(271)
第一节	表进《金石录》·····	(271)
第二节	代撰帖子词·····	(281)
第三节	金声玉振的晚年词·····	(286)
第四节	行都求跋·····	(296)
第五节	青史无言·····	(302)

第一章 童年情怀

第一节 婉言拒肥差

公元1084年，岁次北宋神宗元丰七年，中国文学史上独领风骚、辉耀千秋的杰出女作家李清照，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明水镇一个官宦人家。

关于李清照的生年，学术界曾有过比较激烈的争论，目前，意见基本上一致，认为李清照生于元丰七年（1084）。

这个生年的确定，采用的是倒推的办法。李清照说：“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时作吏部侍郎。”^①又云：“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蕙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②

建中辛巳中的建中是指宋徽宗的第一个年号建中靖国，这一年岁次辛巳，即公元1101年。

①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②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杜甫云：“陆机二十作《文赋》。”^①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自然就是十八岁，也就是说，李清照嫁给赵明诚时是十八岁。

蘧瑗知非是指卫国的大夫蘧瑗，当年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而觉得这一年之前的所有行为都是错误的。“故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②由此看来，“知非”是指四十九岁，过两岁，就是五十一岁。从十八岁到五十一岁，正好是三十四年。由十八岁上溯十八年，就是李清照的生年，即北宋神宗元丰七年，即1084年。

李清照的父亲名叫李格非，字文叔，在章丘县也是闻名遐迩、万民敬重的人物。

少年时期的李格非，聪颖过人，常常表现出不同流俗的识见和特异过人的追求。他中秀才后，正是有司以诗赋取士之际，而李格非却独辟蹊径，用意经学，经过夜以继日的刻苦研读，细心揣摩，终于著成数十万言的《礼记说》，引起一时的轰动。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三月十九日，踌躇满志的李格非月中折桂，一试中第，考中了进士，同科考中的有五百九十六人。

当年，年轻气盛的神宗皇帝正欲鲲鹏鼓翼，大展宏图，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文坛巨子苏轼在欧阳修谢世十二年后，正声誉鹊起，担任着山东密州知州之任，李格非对苏轼的文风非常敬慕，经常搜集苏轼的作品，细心咀嚼，汲取艺术营养，为己所用，并由此对苏轼的为人和品格倍加敬仰。

至于李格非的生卒，目前仍然是一道尚未彻底解出的方程。各种典籍中记到的李格非生平的材料是下列几条：

① 杜甫《醉歌行》

② 刘安《淮南子·原道训》

格非，熙宁九年进士。^①

济南李文叔为太学正，得屋于经衢之西，输直于官而居之，治其南轩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竹”。……^②

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诗文四十五卷，文高雅条畅有义味，在晁、秦之上，诗稍不逮。元祐末为博士，绍圣始为礼部郎。^③

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其幼时，俊警异甚。有司方以诗赋取士，格非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遂登进士第。调冀州司户参军，试学官，为郓州教授。郡守以其贫，欲使兼他官，谢不可。入补太学录，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尝著《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绍圣立局编元祐章奏，以为检讨，不就，戾执政意，通判广信军。有道士说人祸福或中，出必乘车，氓俗信惑。格非遇之途，叱左右取车中道士来，穷治其奸，杖而出诸境。召为校书郎，迁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以党籍罢。卒，年六十一。^④

另外，元祐六年七月，宋哲宗幸太学时君臣唱和的诗碑中录有李格非的诗作，由此推知，此时李格非正在太学中任职。

综合以上几种材料，我们可以将李格非的生平理出一个粗略的简历：熙宁九年中进士——冀州司户参军——试学官，为郓州

① 《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八

② 晁补之《有竹堂记》，见《鸡肋集》卷三

③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诗话》卷一百七十九，《山东通志》卷一百四十一《艺文集》所载与之相同

④ 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李格非传》

教授——太学录——太学正——太学博士——广信军通判——校书郎——著作郎——礼部员外郎——京东提点刑狱——入党籍，六十一岁死。

在上面的简历中，有几个亮点，可以为我们推知他的任职时间提供可信的范围。第一，熙宁九年（1076）考中进士。第二，晁补之的《有竹堂记》写于元祐四年（1089）五月二十八日，既然文中说李格非“为太学正”，说明此前，李格非已担任了太学正的职务。第三，元祐六年（1091）唱和诗碑中有李格非的名字和作品，推情夺理，这时李格非应为博士，否则，太低的职位没有资格和机会与君王唱和，正应了“元祐末为博士”的说法，元祐共八年。而“绍圣始为礼部郎”的说法显然不确，中间落掉了好几任官职。第四，查《宋史》，“编类元祐群臣章疏及更改事条”^①在绍圣元年（1094）五月，为此，李格非任博士被贬为广信军通判应在本年之内。第五，李清照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建中靖国辛巳（1101）年，李格非应在礼部员外郎的任上。

根据上面简历中这五个亮点，我们依据宋代官员任职的通例和变通情况，可以顺推出李格非生平的任职时间表。

熙宁九年至元丰二年（1076—1079）所任职务不明，元丰二年至元丰五年（1079—1082）调任冀州司户参军，元丰五年至元丰八年（1082—1085）任郢州教授，元丰八年至元祐三年（1085—1088）任京官，任太学录，元祐三年至元祐六年（1088—1091）任太学正，元祐六年至绍圣元年（1091—1094）任太学博士，被贬为广信军判官，绍圣元年至绍圣四年（1094—1097）任校书郎，绍圣四年至元符三年（1097—1100）任著作郎，元符三年至崇宁三年（1100—1103）任礼部员外郎，被贬京

^① 《宋史》卷十八《哲宗本纪二》

东提点刑狱，最后被解职归田。

上面的顺推可能略有出入，但基本上是可信的，而且，前面所述的五个亮点，也都没有发生错位现象。这样我们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清照出生时，李格非正在山东郓州任教授。

在北宋，文人的地位是崇高的。国家取士的名额比唐朝大幅度增加，这就为文人特别是中下层文人提供了进身之阶，任职也相当及时，不必像唐朝那样，候官的时间就需要几年，而是很快就进行任命。李格非中进士后不久，就出任地方官，后调任冀州司户参军，又试学官，为郓州教授。

李格非官声非常好，他清正廉洁，不谋私利，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普通人热衷的经济部门，从不眼热心跳，多方插手，相反，总是敬而远之。因为他虽然也明白，征收赋税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天经地义，自古如此，但这些直接向老百姓摊粮征款派差要夫的事情，他总是尽量拉开距离，不沾边的好。在郓州教授任上，他就碰上了这样一件事。

由于李格非清廉正直，郓州的太守想让他兼管本州的赋税之事。他对李格非说，相处了这二年，觉得李格非做事认真，恪尽职守。与上级和同僚们相交，也以信为本，说到做到。加上独自一人在外地为官，衣食住行都相当俭朴。教授之职，实属清要，李格非又事事时时，师道尊严，不肯亵渎祖师爷一丝半毫。为此，很想把本州的赋税之事委托给李格非。这样做，一是相信李格非能胜任此项工作，不会骚扰百姓，又能很好地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二是为李格非找一份更实惠的工作，以表朋友关照之情。然而李格非还是婉言拒绝了这份肥差。

李格非一本正经而又推心置腹地对太守说：“大人的良苦用心，格非我万分感佩。不过赋税之事，乃是一州一县的大政，责任重大，请容我深思熟虑，然后回复太守。因为我从小蒙先君教

海，读圣贤文章，是个读书人出身，对赋税的许多业务问题相当陌生，怕万一有个闪失，误了全州大事。再说，我从思想上常思廉洁自律，不以清贫为羞。惟愿兢兢业业，报效朝廷，从来不敢萌生非分之想。至于生活，虽说人人都想过好日子，可好日子只能靠官职的不断提升逐步改善。目前，我的年龄还不大，为官之路还相当漫长，正是树雄心，立大志，大展宏图的时候。即便是兼任上赋税之事，也只能增加更多的工作负担，万一处理不当，说不定还会对教授的工作造成负面影响，有负太守之托。”

太守听了李格非的话，对李格非的正直人格和冰雪操守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就同意了李格非的请求。

此事不久，李格非家中来人，说王夫人即将临盆，请李格非立刻回乡。于是，李格非就向太守请了假，直奔章丘而去。

第二节 灿烂的一笑

李格非向州官请了事假，迤迳向东北进发。一路过梁山，越东平，涉河流，穿济南，不到十天，五百里路程已抛到身后，家乡的轮廓已经渐渐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了。

李格非的家乡章丘县，山明水秀，人杰地灵。章丘本是汉时的阳丘，乃侯国的封地，隋时改为章丘县，因县南有章丘山而得名。黄河在它的北境横流入海，泰山在它的西南巍然屹立，东有古都淄博，西有新城济南。《章丘县志》有云：

章诚当山水盘踞之乡，负齐鲁文学之誉。于中，勋迹行谊翹楚一时者，别有《人物传》。而其间一察，自好先觉特秀，哀然名能文章者，亦代各有作。若安成领必间之前茅，文叔步子瞻之后尘，清照挾闺阁之秦黄，敬简称文章之朱、

李，名篇大章，光映后先。^①

李格非回到家中的第五天，夫人王氏生下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婴，这就是一代女文豪李清照。李格非三十得女，自是喜不自持。满月那天，进行了隆重的庆典。李格非的亲戚本家朋友，章丘县衙的各级官僚，都亲临家中，奉礼相贺。的确是人山人海，高朋满座。其中，王夫人娘家的来人，更是气度不凡，与众不同，让所有的客人都另眼相看，加之又是最主要的内亲，一举一动都表现出大家的风范。这一天的礼仪，除了生色及绷绣线之外，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并果子洗儿。亲戚、朋友、邻居们，把煎熬好的香汤倒入大盆中，用几丈长的彩色大绸把浴盆包装得热烈鲜艳，然后王氏把果子、彩钱、葱蒜等什物放入水中，李格非使用钹子开始搅水，搅到水速极快时，围观的亲朋们便把钱撒入盆水之中，叫做添盆。这时，最紧张最兴奋的是已婚并盼子的妇女们，见到盆中的红枣有直立着的，便争抢而食，据说吃了这种枣子就会生男孩。随后是为李清照在盆中洗浴，洗浴之后是落胎发，落胎发之后是装饰打扮。小清照被修饰得容光焕发，宾客们见了无不齐声夸赞，都说这孩子容貌端庄秀丽，目光炯炯有神，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李格非抱起小清照，仔细端详，清照睁开凤眼，向父亲灿烂地一笑，似有神通，好像真的懂事一般。李格非心中猛然一惊，顿时觉得这个孩子不同凡俗。然而，又立刻控制住自己的激动，并不说出口来，便飞速移窠，把小清照抱到邻居家已准备好的房子中去了。

到鼓乐声息，宾客离散之后，夜深人静，凉风习习，窗纸之上树影斑驳，姗姗可爱。在闺房之中，李格非向夫人讲起白天的

① 明·万历《章丘县志》卷二十八

这种感觉，夫人淡然而笑，说道：“你是读书为官之人，岂能不深谙生育之道？刚刚满月的小毛丫头，能懂得什么人事？我看你是听那些亲戚朋友夸赞她，也飘飘然自觉羽化登仙了。”李格非说：“可是，孩子笑得的确灿烂动情啊！”王夫人说：“那你就把小清照当男孩看待，多加培养，看她将来能不能出人头地。”

满月过后，一向把公务看得重于一切的李格非起程到郢州去了。刚到郢州，见过州官，寒暄道喜之后，州官神秘而庄重地说：“仁兄，我正有一件天大的好事要告诉你，你今年真是鸿运通天，双喜临门！吏部下函调你到京城任太学录！”李格非一听，浑身的热血好像立刻达到了沸点，脸上焕发出青春的光彩，目光中迸发出喜悦的神情。这是一个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职位啊！谁不愿意在金碧辉煌的京师为官呢？谁不愿意享受在天子脚下任职的荣光呢？经历了几任地方官职，李格非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一种扼住命运喉咙、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的欲望，一刹那间油然而生，并且全都显现在这舒心的微笑和深邃的目光之中了。

第三节 碑石透出的信息

行文至此，笔者不得不卷入到一场千年的笔墨官司之中。关于李清照的籍贯，也就是李格非的籍贯，至今两说并存，各执一端，没有一个各家一致公认的说法。

先谈“济南说”。南宋藏书家陈振孙说：“《洛阳名园记》一卷，礼部员外郎济南李格非文叔撰，记开国以来公卿家园圃之盛。”^①陈氏虽为南宋人，但其编撰《直斋书录解題》必有所本，绝不会妄加推测的。

^①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八

南宋刘克庄也说：“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诗文四十五卷。文高雅条鬯有义味，在晁、秦之上；诗稍不逮。元祐末为博士，绍圣始为礼部郎。”^①

最具铁证的要算晁补之的话了。他在《有竹堂记》中云：“济南李文叔为太学正，得屋于经衢之西，输直于官而居之。治其南轩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竹’，榜诸栋间，又为之记于壁。”^②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又是山东巨野人，与李格非有通家之谊，来往频繁，与李清照也是忘年之交，一般情况下，不会连李格非的籍贯都弄不明白吧？

到了元朝，脱脱等人奉命撰《宋史》，在《文苑传》的《李格非传》中也明确说：“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③

到了明朝，唐寅的《〈金石录后序〉评语》、田艺蘅的《诗女史》、宋祖法等的《历城县志》均异口同声，说李清照是济南人。

李清照为济南人的说法，不但为田雯、任宏远、朱照、俞正燮等人进一步确认坐实，而且还出现了济南有李清照故居的说法。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田雯。他说：

跳波溅客衣，演漾回塘路。
 清照昔年人，门外垂杨树。
 沙禽一只飞，独向前洲去。^④

任宏远的《鹊华山人诗集》中也有一首同名的诗，是这样写的：

-
- ①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诗话》卷一七九
 ② 晁补之《有竹堂记》，转引自庄绰《鸡肋编》卷三
 ③ 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李格非传》
 ④ 田雯《古欢堂集·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宅》

为寻词女舍，却向柳泉行。
秋雨黄花瘦，春流漱玉声。
收藏惊浩劫，漂泊感生平。
往昔风流在，犹传乐府名。^①

朱照因为这一住处同自己的族人有直接关联，更是触景生情，颇有感伤情怀，在《吊易安故居》中大放悲词：

黄华泉间，宋明时为李清照、谷继宗宅第，国朝钟学使性朴，亦曾居住，由钟氏归于梦村伯祖及冰壑从叔，世居于此。梦村翁添建廊屋，有萧寒郡斋、红鸥馆、西院，金线泉侧，有水明楼。竹木映窗，鸣泉绕砌，南对云山，乃历下第一佳境也。冰壑叔去世后，六十年来，楼房颓废，草木荒凉，近今卖花人以废基改为种花圃。每从经过，不胜今昔之感。因吊以词，云：

黄华依旧东流水，令人往事思量起；临流华屋，名流居住，不胜屈指。清照词新，继宗诗丽，作成锦里。且休论远代，即吾宗冰壑，又才几年才子。当时何等丰标，享无限艳福；清社竹楼翰墨，月廓箫鼓，红偎翠倚。转眼繁华，荆榛易长，斜阳影里。谁还识，那云山对处，是风流基址？^②

清人俞正燮在《易安居士事辑》中沿用了“居历城城西南之

① 《续修历城县志》卷十六

② 《续修历城县志》引《锦秋老屋笔记》

柳絮泉上”的说法。

再看“章丘说”。力主章丘说的是明朝的董復亨。前文所引《章丘县志》中的话，就是董氏的观点。关于李格非的籍贯，董氏不但认为他是章丘人，而且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他说：“《一统志》云格非济南人，《山东通志》云莱芜人，最后，见廉处士墓碑，云里人，去处士家才三四里许。”^①这本县志修于明万历年间，清代乾隆时的《章丘县志》也采用了这一说法。

当代一些学者在李格非的籍贯问题上，采取了调和的态度。他们认为，说李格非是济南人是宽泛的说法，承认这一点，并不就一定就肯定李格非是济南城中人，这与说李格非是章丘人并不矛盾，因为章丘在宋朝是归属济南府的。这一观点从理论上讲是成立的，但是笔者却不敢苟同，因为这与历史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宋史·地理志》载，济南是在政和元年（1111）升为府的。然而查《宋史·徽宗本纪》，政和元年无升齐州为府的记载，而是系于政和六年（1116）：“六年……八月……己丑（28日），升晋州为平阳、寿州为寿春、齐州为济南府。”^②疑政和元年乃政和六年之形误，政和六年之记载年、月、日俱很翔实，应以此为准。问题是不论是政和元年还是政和六年，齐州升府之事都在晁补之去世之后，晁补之死于大观四年（1110）。这位学士绝不可能把他身后才发生的事，预言式地写进《有竹堂记》之中。对此，我们只能认为晁补之对好友李格非的籍贯并不十分确知，这种事情并不稀罕。有时同班同学，相处颇深，而对其籍贯并不十分了解的事时有发生。对此，北宋时的张琰就讲的比较宽泛，干脆说

① 《万历章丘县志》卷二十八

② 脱脱等《宋史》卷二十一